

山東地方戲曲
傳統劇目汇编

梆子戲 第六集

- 賣 官
- 挂 牌
- 改 卦
- 蓮 池 記
- 高 老 庄
- 三 盜 芭 蕉 扇
- 大 規 划

山東省戲曲研究室編

山东地方戏曲传统剧目汇编

柳子戏
第六集

山东省戏曲研究室

前 言

山东地方戏曲共有二十余种，传统剧目较为丰富。自一九五四年起，山东省文化局戏曲工作组（后改为戏曲研究室）在党的戏改方针指导下，调动了各剧种老艺人的积极性，进行了广泛的挖掘记录工作。历时四年，共抄录传统剧目二千零五十四出。因种种客观原因，当时未能付印。十年浩劫中，幸赖戏曲工作干部悉心保护，全部藏本无一散失。时隔二十余年，抄本字迹逐渐退色。我们重新组织力量，校订刊印，作为内部交流。以供戏曲创作与研究工作者参考，并为后世存留一份艺术遗产。

校订工作除订正口传错讹之处，余皆保留剧本原貌。由于传统剧目产生于封建时代，难免渗透若干封建意识，精华与糟粕并陈。剧团上演，必须经过认真整理改编，推陈出新，请勿原封不动搬上舞台。

先后主持挖掘或参加校订工作的有赵剑秋、宋岳廷、尚之四、李寿山、李赵璧、王其德、张善堂、孙秋潮、纪根垠、朱剑、张彭、王之祥、陈力军、武如英、何丽、王豫琛等同志。

山东省戏曲研究室

目 录

赏 雪.....	(1)
挂龙灯.....	(31)
双封王.....	(63)
莲帕记.....	(107)
高老庄.....	(207)
三盗芭蕉扇.....	(221)
大观灯.....	(279)

赏雪

(乱弹)

王福润 口述

纪根垠 校订

人 物

閔士公	(帮 生)
閔 损	(小 生)
閔 华	(小 生)
李 氏	(帮 旦)
李 父	(老 丑)
李 母	(老 旦)

第 一 场

〔閔士公上。〕

閔士公 (引子)

腊月寒天行人稀，
秀士提笔作春诗。

(诗)

风吹浮云乱交加，
雨打江心似梅花。
雪下风吹如银片，
风吹雪花赛罗纱。

在下，閔士公。只为前妻下世，后招李氏过门，所养三子，长子閔损，次子閔华，三子尚未起名。昨天公冶长有帖到来，请我赏雪会朋。他言道圣人在此，把他兄弟二人带到席前，学习礼仪。言者未

尽，闵损、闵华走来。

〔闵损、闵华上。〕

闵 损
闵 华

来了。

（引子）

腊月寒天冷，

瑞雪空中飘。

爹爹在上，孩儿有礼。

闵士公 免礼。

闵 损 把儿唤出，有何事情？

闵士公 昨天公冶长有帖到来，请为父赏雪会朋。他言道有
圣人在此，带你兄弟二人到席前学习礼仪。

闵 损
闵 华

儿等情愿前去。

闵士公 闵损掌车，闵华执鞭，搭了辕车。

（唱原板乱弹）

腊月寒天凛松柏，

喜鹊登枝寻寒梅。

车轮碾碎银世界，

家家房檐排玉锥。

孤舟冻在银河内，

行路君子盼乡归。

炉添炭，掩香闺，

乘兴踏雪寻寒梅。

闵 华 （接唱原板乱弹）

腊月寒冷三九天，

富贵贫穷不一般。

回头只见兄落泪，
怎不叫人心痛酸。

闵 损 （接唱）

父子三人到荒郊，
老天不住降鹅毛。
龙天不住雪来下，

（哭迷子）

哎，好冷的天哪！

（唱二板乱弹）

浑身上下似水浇。
叫弟弟你去我不去，
急回头禀与父亲晓。

闵 华 禀爹爹，我哥哥不去了。

闵上公 住车。闵损为何不往前带路？

闵 损 身上寒冷，不能往前行走。

闵士公 闵华，你冷不冷？

闵 华 我不冷，我身上还热哩。

闵士公 嗯！你兄弟二人尽都穿的一样衣服，你弟弟不冷，你倒嫌冷，说什么嫌冷，分明是懒学礼仪就是了。今朝不管，还有下次，看鞭子打这个奴才。（打闵损介）一鞭子下去，怎么芦花皆起呢？（撕开损衣，又撕开华衣）且慢，长子身絮芦花，次子内装长棉，这是哪里说起呢？这……

闵 损 （哭）早下世的娘呀！

闵士公 哦，是了。前妻下世，后招李氏过门，想必是李氏不贤，折磨我那儿子身死也是有的呀。

(哭迷子)

哎！我的儿呀！

(唱二格硬乱弹)

见儿衣絮芦花心如刀绞，
好一似万把刀刺我的心胸。
赏什么雪米会什么朋，
还家去折辩分明。

连忙回去。

(接唱二板)

朗朗青天不可欺，
未曾降意天先知。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
未知早来未知迟。

闵华请你母亲。

闵 华 有请母亲。

〔李氏上。

李 氏 就到。

(引子)

早清晨焚香化纸，
养一子锦上添花。

阿弥陀佛！

闵士公 哎！

李 氏 员外，为妻好意念佛，因何把我的佛头抓住？

闵士公 我想一个人的心肠好了强似念佛。

李 氏 你说为妻哪些不好？

闵士公 秋去冬来，与那两个冤家装絮棉衣，长子内装芦

花，次子内絮长棉，哪是你为娘的公平？

李 氏 这个？……哟，秋去冬来，拿芦花与就罕奇之物，
与长子絮上三把两把，为娘的并无有外意。

闵士公 你也该给次子絮上三把两把才是。

李 氏 次子他还小哩，大了有他穿的。

闵士公 你到不小，你该絮上三把两把才是。

李 氏 我有心絮上三把两把，我怕的这个……

闵士公 什么？

李 氏 寒……

闵士公 嗯、嗯！贱人哪贱人，分明怕的是寒冷呀！

（接唱原板乱弹）

大丈夫我无有打妻掌，

思一思想一想情理难容。

啊吹！

（接唱二板）

修一帖把你那爹娘请到，

谁的是谁的非折辩分明。

闵 华，这一帖将你姥爷、姥姥请到。

闵 华 遵命。（李氏打手势不叫华去介）我不去啦。

闵士公 为何不去呢？

闵 华 我姥娘家的狗光咬我。

闵士公 往日去，狗咬你不咬？

闵 华 往日去不咬，今日老狗变心啦。

闵士公 糟！好你小冤家，今天他看我与他母争吵，他心中
有些不顺。贱人呀！贱人！把你爹娘请到，讲个谁
是谁非，折辩分明，闵华快去。

闵 华 是。 (下)

闵 损 (哭) 早下世的娘呀!

闵七公 哎，儿呀！千万莫要啼哭，啼哭一声，好似万把钢刀刺为父的心肠一般。去到后宅烧些热汤热水，用在腹内，暂且享暖吧。(拉闵损下)

李 氏 叫人惭愧呀!

(唱原板)

李氏女在厅前自思自叹，
思一思想一想情理难容。
给长子絮芦花一时之过，
给次子装棉花哪是公平？
不免我回房去悬梁自尽……

(小孩哭，唱迷子)

哎，儿呀!

又听得我的儿大放悲声。
我的儿你莫哭为娘不死，
二爹娘他来到折辩分明。(下)

第 二 场

〔李父、李母上。〕

李 父 (念) 耕牛无料草，

李 母 (念) 仓内无余粮。

李 父 (念) 万般皆下品，

李 母 (念) 不受孔子训。

李 父 孔子忙。

李 母 忙训不一样吗？

李 父 忙！

李 母 忙忙！

李 父 婆来。

李 母 头来。

李 父 好大一场雪呀。

李 母 好冷的天呀。

李 父 上哪里享暖、享暖。

李 母 天井院里打扫一片，上那里晒晒暖吧。

〔闰华上。

闰 华 （引子）

急走三五步，

来到姥姥门，

来到啦，还关着门哩。从门下爬过去吧。（爬介）

姥爷、姥姥都在这里晒暖啦？

李 父 这不是二外甥吗？

李 母 二外甥你爹好吧？你娘可好哇？你哥哥死了吗？

李 父 要好都好哎。

李 母 都好，都好！

李 父 二外甥你到来有何事哎？

闰 华 有个帖你看看吧。

李 父 （接帖介）哟！

李 母 你这个老东西，你看看写得是什么？接过来，哟！

你念出声来呀！

李 父 你不知道我不认字吗？

- 李 母 不认字怨我啦，早该送你学堂里学习去啦。
- 李 父 学也晚啦。叫二外甥口传吧。二外甥有什么事你说吧。
- 闵 华 俺家有客啦，请二老陪席。
- 李 父 我说我的嘴怎么痒痒啦，想吃东西啦。
- 李 母 你去啊。
- 李 父 吃东西我不能不去啊。
- 李 母 有二外甥时我叫你买点东西，买几个鸡蛋，称上斤糖，你就是不花那几个钱。人家有客啦，有啥脸去吃东西。
- 李 父 人家啥东西没有呀！
- 李 母 咱买一个钱的东西是咱的脸面。
- 李 父 有啦，我赶牛马会分的果子拿来，叫二外甥拿着吧。
- 李 母 （拿果子介）二外甥，这果子你爹吃，你娘吃，你弟吃，千万别叫你哥哥吃。
- 李 父 要吃都……
- 李 母 都吃也得少给他点。
- 闵 华 这是谁家的小狗哎？
- 李 父 这是我才要的小狗。
- 闵 华 我抱走啦。
- 李 父 别走，看看他，一个小狗也给我抱走啦。这都是你这老东西惯的。
- 李 母 一个外甥半个贼，不偷姥姥他偷谁呀，要什么我都给他。
- 李 父 咱怎么去法呢？

李 母 我骑着你走吧。
李 父 怎么你骑着我走呢？
李 母 这么大雪，劈了驴腿，你能推磨是我能推磨？咱走着吧。将门闭上。（走场）
李 父 大雪纷纷下，
李 母 柴米都涨价。
李 父 劈了板凳腿，
李 母 棒槌见我也害怕。
李 父 棒槌见你怎么害怕呢？
李 母 他怕我劈劈烤了它。
李 父 就你好烤火，慢慢走呀。（齐下）

第 三 场

〔闵士公上。

闵士公 （引子）

火烤胸前暖，

风吹背后寒。

〔闵华上。

闵 华 （引子）

搬请姥姥到，

启禀爹爹知。

为儿回来了。

闵士公 二位老人可曾到来？

闵 华 随后就到。

闵士公 听事。

闵 华 是。

〔李父，李母上。〕

李 父 （念）大雪纷纷罩翠田，

李 母 （念）请咱二老吃芝麻盐。

李 父 有何言？

（念）前行来在大门外，

李 母 （念）叫声闵华往里说，

李 父 传。

李 母 传给说不一样吗！

李 父 那顺韵吗？

李 母 走亲戚还背着《诗经》！

李 父 还是传。

李 母 传，传，传！

李 父 闵华对你爹爹说，俺二老到了。

闵士公 里边有请。

闵 华 有请二老。

闵士公 二大人在哪里？

李 父 他姐夫在哪里？

闵士公 二大人吗？家中去坐，二大人请上，小婿有礼。

李 父 老女婿啦，不行礼吧。

闵士公 闵损、闵华，与你姥爷、姥姥见礼。

李 父 不要见礼，跑着玩去吧。

李 母 还是他姐夫，把两个外甥摆弄成啦！

李 父 教养成了。

闵士公 二大人向日安好？

李 父 他姐夫你好？
李 母

闵士公 怎担二大人一问。

李 父 礼有一问。他姐夫有什么事情，叫二外甥送去一
李 母 信，俺二老就来了，怎么还帖来帖去的呢？

闵士公 帖来帖去好看一些。

李 母 好看是好看，憋你丈人一头汗。

李 父 不识字难了一头汗，你是修帖容易我是看帖难。咱
是哪等的亲眷，从今以后不要降帖了。

闵士公 从今以后再不降帖了。

李 父 把俺二老请到这里，有何事情？

闵士公 我有一事不明，将二位大人请到，领教来了。

李 母 你领教，我赐教。

李 父 哎，你赐什么教，他姐夫写的书，请你赐什么教。
你赐萝卜窖、你赐地瓜窖，腊月的萝卜满街上滚，我
打你找不着窖门。不能言语！再说话拧你的嘴。

李 母 不言语俺给二外甥说话，二外甥咱说话。

李 父 你丈母娘不会说话，一言冒犯，老汉当面赔礼。方
才言道领教二字，但不知有何教也？

闵士公 你说那何物挡寒？

李 父 这是婆婆妈妈的事情，我还得问问你丈母娘。（拈
李母介）

李 母 你这个老东西，在家里啥事办不了，在他姐夫家，
戳戳打打地甚好看吗？

李 父 说你哩。家家户户装絮棉衣，都是你婆婆妈妈的事

情。

李 母 说了半天该我说话啦。少不了我给他两句。哟！可说他姐夫，你问的秋去冬来，装絮棉衣指何物享暖，指何物挡寒吗？

闵士公 正是。

李 母 那可分三六九等啦！

闵士公 何谓三六九等？

李 母 像那官户人家，外罩绫罗，内絮长棉，它能遮风，也能挡寒。像那中等人家，外罩布匹，内絮长棉，也能享暖，也能挡寒。像那三等人家，不用远比，我与你老丈人俺老两口吧，破布衬，烂套子，洗巴洗巴，连巴连巴，穿到身上也能遮风，也能挡寒。常言说得好，笑冬不笑夏，露着也不怕。

李 父 什么？

李 母 棉花套，棉花套。

李 父 这就是三六九等。

闵士公 只要这说，苦了我前房儿子的命了！

李 父 他姐夫因何眼里落泪呢？

李 母 下淋？我有药方给他，下淋那是小肠子里火，用着谷老竹叶，白糖熬熬，喝了就好。

李 父 慢来，他姐夫是眼中落泪，人不到伤心不落泪。

李 母 你说这，我给你老东西抬杠，那一天院里他二婶子，叫我给她拾娃娃去啦，小孩一落地就哭，谁伤他的心来。

李 父 你这个老东西单抬杠，咱去问问吧。他姐夫，讲话